

四时丹青

字述 江南

千年粉黛



钤在江南的“朱印”

吴梦诗 文 沈英特 刻

若将江南比作一轴徐徐展开的长卷，丹，便是最深沉的底色。

丹，《说文解字》说，“巴越之赤石也”，红色石料中提取，其色饱满浓烈，是纯粹庄重的红。

春日里，南湖畔、梅花洲头的桃花如烟似霞，晕开一片娇嫩丹彩。清代嘉兴诗人查慎行在诗中写“欲知春浅深，但看花开未”，笔墨间丹色跃动，满纸春意扑面而来。

夏日的石榴花如火如荼，在青砖小院里燃烧着炽热的生命。深秋的嘉兴，银杏鎏金，枫槁流丹，好似浓墨重彩的油画。宋代女词人朱淑真伫立池亭，火红枫叶与南归雁阵交织，心底泛起一丝孤寂失落，写下：

半窗残照一帘风，小小池亭竹径通。

枫叶醉红秋色里，两三行雁夕阳中。

冬日的红梅凌霜傲雪，在范蠡湖畔绽放出清冷的芳华。

时序更迭，丹彩流转。丹，凝结为江南美学的核心意象，更烙印在嘉禾的文脉中。

丹在《康熙字典》里直接释为“以朱色涂物”。它在匠人的指尖流淌，于器物上获得了不朽的生命。明代黄成的《髹饰录》有载：“朱漆，一名丹漆。”几千年来，从朝廷到民居，从日常使用的食具到亭台楼阁，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漆器。

漆器上的丹红，是根植于中国人传统的精神寄托。

嘉兴烟雨楼的美，一半藏在朱漆里。历经千年风雨洗礼，愈发温润深沉，与湖光翠色相映，勾勒出一笼烟雨一笼纱的江南绝景。

相传，乾隆六次南巡，八次登临烟雨楼，并赋诗二十余首盛赞。因对烟雨楼的钟爱，乾隆还在第五次南巡后，在承德避暑山庄建造同款。

百尺红楼四面窗，石梁一道锁晴江。

自从湖有鸳鸯目，水鸟飞来定自双。

朱漆为墙，红窗映水，桃花与楼身丹色交相辉映，成为文人雅士聚会吟咏的好去处。在朱彝尊眼里，“红楼”的红，承载着江南文人“诗酒趁年华”的风雅气韵，是烟火与诗意交融的人文符号。

古语有云：“丹漆不文。”丹漆那无需过多纹饰的美，在“十里红妆”的盛景中，化作父母对出嫁女儿的深情。清代袁枚曾在《随园诗话》中，记载嘉兴嫁女的盛大景象：“红妆十里绕城行，一片笙歌到婿家。”浩浩荡荡的朱漆描金箱笼妆奁，不仅是技艺的结晶，更是情感的物化，代代相传。

丹，超越色彩与技艺，在历史中淬炼为文人的气节与城市的风骨。

明代大收藏家项元汴，在天籁阁中珍藏无数书法名画，始终以开放的姿态接纳同道，让文化在交流中传承。每件珍品上，都钤着他亲手盖下的丹砂小印。《宋孝宗赵睿手诏卷》是生于嘉兴的皇帝宋孝宗的墨迹，钤有项元汴收藏印。一方朱红，既烙印着宋孝宗“励精图治”的帝王初心，也承载着项元汴“守护文脉”的文人担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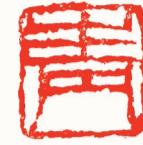
时光流转至近代，另一位嘉兴人钱君匋，作为篆刻大家，“以丹砂铭刻时代”，刀下的朱红印章，既有金石的古朴，又具时代的韵律。他不仅为鲁迅、茅盾等文化大家刻印，更用印章记录历史。1935年，钱君匋耗时数月创作《长征印谱》，将革命精神熔铸于方寸印石，让近百年不淡的一抹抹朱红成为铭记时代、传递信仰的载体。

丹的精神气色，最终在南湖红船上完成最深刻的升华。

1921年夏天，南湖上的红色画舫里，亮起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。那抹隽永的南湖红，在今日嘉兴，以全新的形式延续着，那是大街小巷跃动的“志愿红”。数以万计的志愿者身着红马甲，用微笑传递温暖。

丹，始于朱砂，成于美学，臻于精神。

它从大地的矿脉中走来，凝铸于匠心与深情，汇入嘉兴这座城市的肌理，成为烙印在江南文化深处一枚最为鲜明、永不褪色的“朱印”。



天青色的江南

青未了

陈苏 文 朱人杰 刻

青，本义是蓝色，源于矿石或者草木之色，后延伸至绿色、黑色。

青，《说文解字》说，“东方色也”，在五方、五行、五色之说中，木为东方之行，青是东方之色。

青，《释名》说，“生也。象物生时之色也”，青是万物初生的颜色，是生命茂盛或年少的样子。

东方色中的青是极其自由的。

它可以是春回大地的青草地，也可以是雨过云破处的晴空，既包含蓝色的深邃，又带有绿色的生机，深浅不一的黑，也可以称为青。

江南的四季，是常青的，是山水间生长的盎然生机。在水汽氤氲中，青就像一曲蓝与绿的和弦。

江南的青，是水赋予的。

南湖的波光，运河的流水，滋养了地处江南腹地嘉兴四季的青。朱彝尊的诗词里曾写下嘉兴生机勃勃的青。“横塘答斜日照扉，松钗柳带依依”，杨柳绿了江南岸，“两岸新苗才过雨，新生的秧苗在田间铺陈着青”，“菱花十里棹歌声”“长水风荷叶叶香”，南湖的菱与接天莲叶的无穷碧里透着深沉的青。最动人的是遍野的桑林，“村边处处围桑叶”，青翠欲滴的桑叶，不仅是丝绸之府的根基，更是家家户户的生计所在。

江南的青，是青山绿水的青。

清代吴熙有“谷水东来向北流，九十九峰青不断”，江南的山连绵起伏，徐徐展开若丹青画卷。嘉兴虽地处杭嘉湖平原，但东南沿海多山，构成青色的屏障，阻挡海潮侵袭。

四季的青，勾勒出嘉兴生生不息的生态画卷。

江南人将自然的青，通过匠心巧手，凝练成了永恒的美。

斑驳的白墙壁上压着密密实实的青砖。青砖，或许是“懂”中国气候的，是古人因地制宜、顺应气候的产物。嘉兴干窑出产的青灰色“京砖”，质地密实，有金石之声，从泥土到京砖，经过匠人长达一年的烧制打磨，价比黄金。2009年，京砖烧制技艺被列为浙江省非遗。

走过西塘的长巷，青石板被岁月打磨得温润如玉，在烟雨中泛着深青的光泽，倒映着斑驳的青砖白墙，连绵的黛瓦如鱼鳞般铺展，静待着烟雨后天青色的江南。

这一抹岁月凝固的青，是水墨江南最扎实的基石，既能承载重量，也能包容时间，老宅、古桥、街巷，岁月更迭，而这抹青越老越美，低调、含蓄。

相对青巷古街的沉静，蓝印花布的靛青，是匠人们巧手弹奏的蓝白交响。乌镇的染坊里，素色的布匹在靛蓝的染缸中起落，染上深邃的青蓝色。朴拙的纹样里，藏着水乡人对美好生活的祈愿。这抹青，不张扬，不炫目，自有一种沉静的美。

周杰伦一句“天青色等烟雨”，让人们对瓷器的青，充满无限的遐想。2009年入选全球首个陶瓷类人类非遗的龙泉青瓷，是江南人对青纯净、通透而深邃的淬炼。

“雨过天青云破处”，云雾散尽，尘埃尽洗，这抹通透的青，让文人心驰神往，将其请入书斋。嘉兴女画家陈书的岁朝图中，清供的花瓶透着淡淡的青；收藏家项元汴天籁阁中不仅珍藏着青瓷，还辑录我国第一部瓷器专谱《项氏历代名瓷图谱》；清代朱琰撰写了中国第一部陶瓷史著《陶说》。

这青色，最终沉淀成江南文人笔下的诗意与审美，浸透了文人的情怀与风骨。

“青衫令尹头如雪，不厌朝昏过此桥”，青丝不再的北宋诗人陆蒙老，身着秀州知府的青衫，往返五柳桥，仰慕五柳先生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风；“活计绿蓑青笠，惯披霜冲雪”，隐居放鹤洲的宋代大词人朱敦儒，享受着“绿蓑青笠”桃源式的田园生活；“目断烟波青有无，霜凋枫叶锦模糊”，嘉兴籍元代画家吴镇一首首《渔父词》与一幅幅《渔父图》，都浸润着超脱世俗、青山绿水的渔隐生活。

江南的文人墨客在青砖小筑的园林里，将对理想的憧憬、文人的气节，书写在素笺上。吴镇隐居不仕，不与权贵往来，“曾经大雪压枝头，未折青衫气不柔”，画中的翠竹表达着“研头不屈，强项风雪”的品节坚守；彭孙贻在明亡后，杜门侍母，布衣蔬食，以初夏时节的青梅抒情，“摘翠千林下，流涎啖自骄”，自负文名，亦节义自许。

江南的青，从来不是单调的。它是生长的绿，是凝练的蓝，是书写的墨。它既是烟火人间的底色，也是文人风骨的象征。这抹“青未了”的意蕴，顺着亘古长存的青山绿水，在嘉兴文脉里静静流淌，描绘着既古老又年轻的江南。

江南的青，从来不是单调的。它是生长的绿，是凝练的蓝，是书写的墨。它既是烟火人间的底色，也是文人风骨的象征。这抹“青未了”的意蕴，顺着亘古长存的青山绿水，在嘉兴文脉里静静流淌，描绘着既古老又年轻的江南。

字述 江南

千年粉黛



从一粒米出发的

人间况味

许金艳 文 储建康 刻

白，《说文解字》说，“西方色也”，五行中西方属金，色白，这是古人从天地间读出的自然秩序。

白，清代学者段玉裁注说，本义是“日光”，因为日光是明亮的、白色的。

甲骨文中的“白”，模样看着讨喜——有说像一粒饱满的米粒，中间一道是刻痕；也有人说像一团跳动的火，这字的根里埋着光明、纯净与本真。

若说江南是幅流动的中国画，那白色便是画的底色，也是画的呼吸。在浓淡干湿的墨色间，藏着人间烟火，藏着山河岁月。

清晨的江南水乡，薄雾尚未散尽，粉墙黛瓦在水汽中显露出温润的白。老妇捣衣木槌敲打的水花里，倒映着粉墙。那是带着岁月痕迹的“米白”，有着石灰与糯米浆等混合后历经岁月沉淀的柔和，既能接纳黛瓦的沉静，也能容下桃红柳绿的热闹。

江南之白，是刻在生活里的。

它藏在四季的风物里：春日，有梨花如雪；夏日，白兰花、栀子花加上茉莉花，是“夏日三白”，周瘦鹃的《扬芬吐馥白兰花》形容“白兰花的香气软而清，有曲折幽深之感，像一溪明澈的水”；秋日，芦苇白了头，风一吹，便是《诗经》里的“白色浪漫”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”，还有水乡人“最爱芦花经雨后，一篷烟火饭渔船”；冬日最爱的是寒梅吐蕊，那点白裹着暗香，香了千年。

它更藏在江南的滋味里：水塘里挖出的藕，洁白如玉，是秋日的清供；菱角褪去青壳，会露出乳白色的菱肉；稻田里沉甸甸的稻穗，碾出莹白温润的米粒，养活了江南人。

江南人餐桌上的“白”，体现着江南人对时令的尊重。老嘉兴人的端午要吃“三白一红”，茭白、豆腐与白切肉。

每年白露到，秋风起，江南人开始吃“秋季三白”，白萝卜、莲藕、山药，滋补脾胃。冬日，温一壶清白醇厚的米酒，能焐热湿冷的寒冬。

江南之白可观，可吃，还能穿。

蚕丝就是“白”的极致，不刺眼，却温柔得让人想贴身。

江南的白，不仅是市井生活的诗篇，也是刻在江南人骨子里的风雅。

白墙映烟雨，笔墨留空白，如果说自然之白是“形”，那么水墨留白便是“意”。

中国水墨画“计白当黑”，“白”不是“无”，而是有意味的“有”。在江南，不管是绘画、书法，还是建筑、园林，都藏着“白”所营造的意境。

画家惜墨留白，意境全出。那白，可以是浩渺烟波，可以是山间云雾，也可以是无尽的“远方”。

元代吴镇的《秋日渔隐图》，湖面留白与淡墨远山相映，清代蒲华的《竹石图》，用留白作云气、江面，与浓墨竹石相映。

江南人的性情里，也有着“留白”：不把话说尽，不把景写满，就像园林里的漏窗，留白处反而藏着更深的意趣。

这种留白，也刻在江南人的审美上，追求“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饰”的质朴。质朴也是本真。《道德经》说：“知其白，守其黑，为天下式。”江南人性格中的温和、谦逊，何尝不是“知黑白守白”倡导的包容精神的体现？江南人以开放的心态接纳新事物，同时也坚守着自己的文化根脉。

这种开放和包容，也沉淀在江南城市的精神内核里。正如白色包容万色、接纳万物。

江南文化不断吸纳中原文化的厚重、海外新风的鲜活，融汇创新，才成就了今天自己的模样。

既有“小桥流水人家”的亲切，也有“接通世界”的大气。不同的文化、不同的人群在这里交融共生，就像白色，能与任何色彩搭配一样，各展其美，又不失本真。

江南之白也藏着一方水土的智慧。

从精耕细作的农业文明，到领先世界的工商企业，再到今日的科技创新，江南走在时代的前列，有在“白纸”上重新出发的勇气。在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上，白墙黛瓦间“亮”起的科技之光，正是这种精神的延续。

或许，江南之白，终究成了江南城市的精神底色，从一粒米出发，在岁月里打磨，在生活里扎根，在文化里流转，温柔而坚韧，包容而纯粹，在数字年代依旧不断书写着属于江南的故事。



一瓦承烟火

一念归吾乡

戴群 文 俞喆淳 刻

黛，《说文解字》说，“从黑，代声。徒耐切”，本义为古代女子用以描眉的青黑色颜料，女子除去深浓的眉毛，代之以青黑色颜料勾画出形态优美的青眉。

这份藏在色彩里的雅致，不是浓墨重彩的堆砌，而是白墙与黛瓦的相遇，就像宣纸上晕开的第一笔淡墨，干净却有分量。

这抹黛色，先落在江南的屋脊上，成了千万人家头顶上最踏实的安稳。

“粉墙黛瓦”是最能体现江南建筑风情的。月河的六十九条巷弄里，明清时的马头墙挑起飞檐，雕花门楼藏着旧事，而最让人安心的，是那层层叠叠的黛瓦。

它们被江南的烟雨浸过，瓦片一片压着一片，顺着屋顶的弧度连绵起伏，从巷头铺到巷尾，不张扬，却稳稳接住每一场江南的雨、挡住每一次水乡的风。

走在青石板路上，抬头便是这片黛瓦，日子的妥帖，全在这一片遮蔽里。

江南的黛色，顺着月河的水往下走，便能看见乌篷船。

船顶的篷布，像是从岸边黛瓦上“裁”下的一片，成了浮在水面上的“瓦”，连遮风挡雨的心意都如此相似。

如果黛瓦是江南人家固定的港湾，那乌篷船便是流动的庇护，载着鱼米，也载着生计。

船舱里堆着收的新米，船尾挂着鲜鱼，摇橹人一推一拉，船身顺着水的弯儿晃。船篷下，孩童偎在母亲怀里，闻着河水的清润，听着欸乃的橹声，连风都变得柔软。

这流动的黛色，藏着江南“鱼米之乡”的底气，与岸上的黛瓦一样，一个护着屋檐下的烟火，一个护着水波上的奔波。

日头西斜时，黛色便随水流进夜色里。乌篷船的橹声慢了下来，摇橹人望着两岸亮起的灯火，是时候“归棹”了。

河面被灯笼映得泛着暖光，乌篷船的影子在水里晃。